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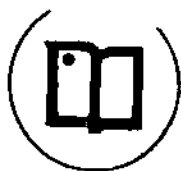
LIUYUE CONGSHU

六月丛书

魔术师的儿子

陈伯卿





MO SHU SHI DE ERZI

魔术师的儿子

陈伯卿 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魔术师的儿子

陈伯卿 著

责任编辑：刘杰英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198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62,000 印张：5.625 印数：1—13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89·140 定价：0.66元

目 录

- 一 小小儿露了一手……………(1)
- 二 结为朋友的前前后后……………(9)
- 三 “特别任务”……………(21)
- 四 一场风波……………(27)
- 五 老师, 爸爸, 奶奶……………(36)
- 六 云里雾里……………(46)
- 七 美好的梦……………(53)
- 八 爸爸下了禁令……………(59)
- 九 紧急会议……………(66)
- 十 神奇的铁葫芦……………(72)
- 十一 “别开炮, 我怕……”……………(83)
- 十二 闯下大祸……………(93)
- 十三 奶奶赔钱……………(100)
- 十四 追的喜剧……………(106)
- 十五 “肚痛病”发了……………(113)
- 十六 大提琴匣里的秘密……………(119)

十七	原来不是魔法	(130)
十八	有趣的自然课	(143)
十九	良好的开端	(155)
二十	尾声	(161)

一 小小儿露了一手

初夏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。朝阳以其神奇的画笔给天空抹上了桔黄、桃红、湖蓝，并把它们调和点缀得绚丽多彩。一绺云霞，时而象一只大公鸡昂首啼鸣；时而又变成了一只特大的“雄鹰”展翅飞翔。不一会，它又无影无踪了，让金色的光束投向大地。

大地上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我和余冬冬沿着一条热闹的小街向前走去。不一会，我们走到了环城河边。一眼望去，五彩缤纷的朝霞映在河面上，微风拂煦，河水涟漪，波光闪闪。河畔，芳草如茵，繁花争妍；梧桐树影儿倒映在水中，婆娑起舞，就象一群舞蹈演员在演出。

树荫里，成群结队的小朋友在做自己喜爱的活动，有的做体操，有的跳绳，有的跳橡皮筋，有的打羽毛球，还有的在耍飞盘……

出于好奇，我学着小猕猴爬树的姿态，

身子一跃，爬上了梧桐树，在正中的树丫上蹲了下来，把自己的脸庞从郁郁葱葱的枝叶间伸了出去，眼鼓鼓地看小朋友们搞活动。

冬冬呢？年纪比我还小一个月（他自己亲口对我说的），可他长得比我胖多了，头部圆得象个篮球。他最爱出汗了，只要稍微费点力气，额头上，鼻尖上，全是汗珠儿，象珍珠似的闪闪放光。我用力拉他，他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爬上梧桐树。他从我身边的枝叶空隙间探出头去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地面。

乍一看，觉得树下的小朋友们还玩得挺不错的，可是看上十来分钟以后，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。莫说我瞧不起他们，就是冬冬的目光里也露出了鄙夷的神色，因为他们玩的那些全是些最平常的、最普通的、人人都会玩的把戏儿。

冬冬向我递了个眼色，声音轻得象棉絮团落地：

“他们这些玩意儿——嗨！真不屑一看，你去给他们露一手——只须小小儿露一手，准叫他们一个个嘴里发出‘啧啧’声，把你佩

服得五体投地。”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表示同意冬冬的意见。

冬冬轻轻地喊着“一、二、三”，“三”字刚落音，我的脚已离开树枝，落到地面上的了。哼，不是我吹牛皮，我动作迅速的程​​度敢跟小猕猴比赛呢！

接着，冬冬也从树上爬了下来。不用说，他又冒汗了，额上挂起的汗滴比荷叶上那露珠还好看。

小朋友们看到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两位“不速之客”，一张张脸蛋露出了惊讶的神色，一个个直愣愣地望着我们。

冬冬擦擦汗珠，一拍胸脯：

“我说朋友们，你们搞的这些玩意太一般化了，一丁点儿意思也没有，看我师傅表演一个高级的戏法，叫你们开开眼界怎么样？”

几个小朋友诧异地问：“你师傅在哪儿？”

冬冬将我从背后向前推了一把，声音响亮地说：“在这儿！”

几个小朋友同时打量着我，那眼睛象电灯泡一样射着我，鼻孔里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“哼”字。显然，他们根本瞧不起我。

“是他？才几岁哇？”一个“圆眼睛”小朋友（看样子至少比我大一岁），以质问的口吻问冬冬。

“十岁半。”冬冬做个手势回答他。

“读几年级？”

“四年级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韩央央。”

“在哪个学校？”

“罗，那边向阳小学。”

“嘘——！一个顶多比你高一厘米的人能当什么师傅？”

“你不要门缝里看人！”冬冬瞟了“圆眼睛”一眼，“哼，等一下他表演一个戏法，连你这个比他高三厘米的朋友，只怕也要打从心眼里喊他做师傅呢！”

“圆眼睛”蹙眉瞪眼地向我投来一瞥，那神情仿佛在说：“小不点儿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，拿出来看看吧。”

我的心儿扑扑地跳起来，是我露一手的时候了！于是，我微挺着肚儿，俨然象位大人师傅样咳嗽一声，清清嗓音，说：“各位

大小朋友，请集中注意力啦！”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只用橡皮盖盖着的、盛着清水的小玻璃瓶，又拿出一根一端带橡皮头的玻璃管，向大伙亮了亮，说：“这是一瓶清水，这是一根玻璃管，我口含玻璃管吹这瓶清水，这瓶清水立刻就会变成牛奶！”

小朋友们一听，哄然围上来说：“真的？”

冬冬眼皮一翻：“这还有假？”

我含着玻璃管，做了个深呼吸，对着瓶里的清水吹起来，不一会，瓶里的清水就变成乳白色的了。

我的表演成功了！

“啊呀，真的！真的！清水真的变成牛奶啦……”围观的小朋友情不自禁地嚷起来。

我亲眼看到，投向我的是一双双不可思议的目光，朝着我的是一张张惊讶的脸庞！

冬冬为我炫耀，他摇头晃脑地说：“怎样？他配当师傅了吗？”

“圆眼睛”的一对脸蛋“刷”地一下红了，红得象两朵鸡冠花。我料定他心里象黄蜂叮着似的，那还有不佩服我的！

小朋友顿时纷纷议论起来：

“哎呀呀，他真有两下子！”

“真的配得上师傅，是个魔术师师傅！”

“他这一绝招是向谁学的？”

冬冬眯着眼睛，睥睨着他们，大声大气地说：“你们都知道韩柯汕的名字吗？我们市里鼎鼎有名的魔术大师！我告诉你们，他就是韩大魔术师的儿子！”

我摸摸下巴颏，得意地笑了。

冬冬左手插在腰上，右手有力地挥动了两下，神乎其神地说：“我一点儿也不瞒着你们，我师傅是学了他爸爸的‘魔法’的！嗯，想必你们都听大人说过嘛，魔术师是有‘魔法’的！”

我一声不吭，让他们都觉得我老气。

冬冬说的当然是有些夸张。“魔法”？我爸爸肯定有“魔法”。奶奶说巧媳妇无米煮不出饭，可我爸爸就能从观众厅里钓出鱼来，能将纸屑变成面条，能叫蓝花变成红花……还有好多好多稀奇古怪的魔术节目，不仅我们小孩子琢磨不透，就是大人们也难猜得出其中的奥秘，他不是有“魔法”又是什么呢？不过就我来讲，说句实在话，还没有学到半

点“魔法”，我多次恳求爸爸，爸爸总是不肯教我。

可我为什么又能表演“清水变牛奶”这个节目呢？这是秘密，暂不泄露。

一听到冬冬夸我有“魔法”，小朋友们更加乐了：

“好哇，你真能，欢迎你再来一个更精彩的！”

“魔术师的儿子，可了不得……”

他们边说边聚拢过来，象是看到了《少林寺》中的光头演员，紧紧围着我，盯着我。我赶紧捂住口袋里的魔术道具——小玻璃瓶和那根带橡皮头的小玻璃管，生怕被他们挤破了。

突然，我发现人堆里有一个头上扎着花蝴蝶结，颈上系着红领巾、脸庞酷似苹果的小姑娘，用十分羡慕的目光望着我，她就是我们四（乙）班的班长肖妮妮。因为我去插班才一个星期，对她还不很熟悉，我只跟她出于礼貌地打了个招呼。

“好啦好啦！”冬冬擦擦脸上的汗珠，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：“我告诉你们吧，我师傅

的魔术节目比天上的星星还多！可因为他今天要去城边乡村里完成一个特别任务，就不再表演了，下次再见！”

我没责怪冬冬那种故意夸大事实的说法，反觉得心里头热乎乎的。我微笑着向他们告别。他们闪开一条道，鼓掌欢送，犹如电影里的人们欢送常胜将军去远征似的……

二 结为朋友的前前后后

我才小小儿露了一手，就受到那么多小朋友的称赞，这算是我最得意、最高兴的一件事了。这不仅我自己感到自豪，还我的朋友冬冬脸上增添了光彩。此刻，我心里美滋滋，甜丝丝的，象只出圈的小鹿儿，一蹦一跳地往前走。

“你走慢点儿吧，我都出气不赢了！”冬冬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喊着。

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走得太快了，立刻缩短了步伐。不过，这不是我故意逞能，也不是冬冬胖得走不动，而是我在乡下的时候，常跟狗儿赛跑，或着追鸟玩，所以我的腿劲比城里伢子强，当然比起象冬冬这样胖乎乎的伢子来就更不用说了。

我究竟是怎样同这个胖子冬冬交起朋友来的呢？这还得从我回城里来的那天说起。

那天，我和我的奶奶下了火车，来到了

一条叫临江路的树荫里，只见前面一个人在玩飞机模型。“轰隆隆——！轰隆隆——！”他模仿着飞机的响声，起劲地跑着，呼喊：“飞机起飞了！飞机起飞了……”他用力向空中抛甩着飞机模型。飞机在空中旋转一阵之后，便落在了一棵树杈上。他急了，双手摇着树干，可他力气太小，树一动也不动。他就捡起石子甩去，连用三颗石子都没有甩中。他想爬树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爬不上。他仰着头，好象小狗崽望着天上的星星，怎么也无法得到它。

我走上前去，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喂，看我的！”我在手掌心里吐了点口水，抱着树干，手指象铁钩上下翻动，一下就爬到了树杈上，“呵，飞机降落罗——”我把飞机模型丢了下去。

他接过飞机，惊讶地打量我，翘起大拇指说：“真看你不出来，爬树比小猴还厉害！”

我拍着自己的胸脯说，“这算什么，在乡下我常常爬到树杈上去掏喜鹊窝里的蛋呢，哼，那树至少比这棵高三倍！”

“乖乖！”他吐了吐舌头。

我接着说：“我不但能爬树，而且能爬竹子！有一次……”

“又逞能了，看你的新衣服！”这时，我的奶奶赶上来了，她责备地拍了一下我的后脑。

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衣服被撕破了一个口子，显然是刚才爬树取飞机模型时划破的。我只好望着奶奶傻笑。

小胖赶紧对我说：“你快把衣服脱下来吧，让我拿回家去，叫妈妈补起。”

奶奶慈祥地对他说：“小胖子，这就用不着你妈费神了，我会有办法的。”

小胖子感激地向奶奶投过一瞥，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，腼腆地问我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他叫韩央央，是我的孙子。”奶奶抢先说了。她又问小胖子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叫余冬冬，多余的‘余’，冬天的‘冬’。”他认真地自我介绍着。

“你知道新村大院吗？”我问。

“新村大院，不就在前面吗，你们找谁？”

“找我爸爸，是个魔术师。新搬家的。”

冬冬一惊：“魔术师？唔——我知道啦，就是才搬来不久的韩柯汕叔叔，对吗？嚯，真巧，他住一栋二楼四号，我家住一栋三楼四号，我们还是一上一下的邻居呢！走，我领你们去！”

于是，冬冬兴致勃勃地领着我们朝前走去。突然，他想起了什么，问我说：

“你爸爸是有名的魔术师，那你一定看过很多很多的魔术节目吧？”

“没有，一个节目也没看过，爸爸是个魔术师还是奶奶告诉我的。这次，只怕爸爸看到我都不认得了呢！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这时，奶奶把原因告诉了冬冬。

原来，我才一岁的时候，爸爸被戴红袖章的人打成了反动艺术权威，送到边远的农村劳动改造去了。我三岁的时候，妈妈又病死了，我成了小孤儿，奶奶就含着眼泪接我去她的老家住下了，这一住就是七、八年。奶奶住的村子四周都是高山，伸手可以摸到彩霞，所以从没有杂技魔术团去过，连看一场电影还得跑五、六里路呢。若不是听